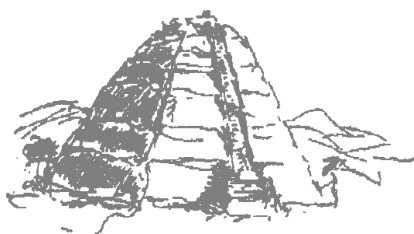


# 前言

## 告读者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向你们提供一些史实。我涉及的史实早已尽人皆知，而且也已见诸有关建筑、绘画或音乐的专著。我把一些史实收集到一起，不过是为了向读者说明，各种艺术都具有普遍性。我也不是为了表达个人的审美观和爱好，这些东西，本书难免有所流露，但在论述中，凡纯属个人的或哲学的有关艺术的见解，我都尽力予以摒弃。

那么，我为什么不嫌麻烦，写这么一大本书呢？又为什么非要你们读它不可呢？

无非邀请诸位参加我们的行列。所谓“我们”，是指有一批人，偶尔可以少吃一顿正餐或早点，但他们认为，如果在生活中不能从音乐或绘画这类东西得到乐趣，这种生活就毫无价值。

我发这些议论（像一切动听的话一样），极易被人歪曲或误解。因

为这有点儿近乎“为艺术而艺术”这一陈旧的口号。这个口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无意把诸位从舒适而体面的生活中拖出来，把诸位放到一个冷漠的世界里，让诸位像个愤愤不平，而又出息不大的艺术家了此残生。我绝不干这种事。我不会让诸位日日夜夜在阁楼<sup>①</sup>里受罪，一面吃着发霉的面条，一面希冀有朝一日，光荣的革命会给各位带来名气。革命可能发生，但它不会给你带来你们非常想要的名气。相反，革命极可能发给你一把镐头，为家境不如你的邻居挖下水道。当然，如果你真的有非凡才智，上帝慧眼识英雄，在众人之中给你涂上膏油<sup>②</sup>，你创作欲望之大，天地之间，任何东西阻挡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阴冷的阁楼和发霉的面条，都无所谓。你会坦然处之，大踏步前进。因为火焰在你内心中燃烧，你浑身发热，你在画架前啃面包，比吃巴黎和维也纳名厨师准备的美味佳肴还香甜可口。所以，到底你该怎么办，由你自己决定，我可不敢给你乱出主意。

然而，咱们可以来个妥协，人生一切事都有妥协。因此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些艺术修养的途径，使你能够接近缪斯女神<sup>③</sup>的赏心悦目的花园（这的确是个美不胜收的地方），你过去可能认为一辈子也去不了。

你在日常生活中，总该有你的喜好和你的拿手好戏吧！比如你喜欢画画，喜欢唱歌，喜欢弹钢琴，或者喜欢戏剧表演。只要能增加人生的乐趣，难道有什么理由，不应该这样做吗？我看没有。

对你的局限性，要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生在讲竞赛、讲宣传的国家，这很不幸。我认识很多打得一手好网球或高尔夫球的人。他们本该从他们打得不错的球赛中得到乐趣，但是他们终生闷闷不乐，落落

阁楼是西方建筑的最高一层接近屋顶的部分，一般供仆人居住或存放东西使用。由于阁楼租金低廉，贫困的艺术家多愿租住这种地方。阁楼艺术家的经济地位相当于我国亭子间艺术家的地位。

<sup>②</sup> 涂上膏油 典故出自《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第 17 节“耶和華膏你做以色列的王”。

<sup>③</sup> 缪斯女神，在希腊神话中，缪斯是主管艺术、诗歌和科学的女神，共有 9 人。

寡欢。因为他们打得不如比尔·蒂尔登<sup>①</sup>或瓦尔特·哈根<sup>②</sup>。我不认识哈根，但是认识蒂尔登。他绝不会鼓励你相信这一套。他会对你说，去锻炼吧！你邻居那个叫做琼丝的一点儿也不漂亮的黄毛丫头和你打球，每次都把你打得惨败，对这件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他甚至会告诉你，和强手相遇，越输越能学到东西。赢弱手，即使得了满分，也算不了什么。

在艺术上，你用不着非达到专业艺术家的水平不可。你没达到那个水平，按你个人的条件，你仍然是个艺术家。正如你不是汽车竞赛运动员，仍然可以用你那辆破烂不堪的汽车，参加竞赛取乐一样。但是，如果你能领养一门艺术作为你的义子，你能够，而且必然会得到无限乐趣。你的生活会过得更加充实。如果你能把你闲暇的时刻用于艺术实践，不论你选的是摄影，是烹调，是绘画，是版画，或是舞台表演，你会惊奇地发现，其乐无穷。

当然你要牢记，在艺术方面（正如自然科学）是没有捷径的。灵感不是成功之母，成功之母是坚忍不拔的毅力、毅力、更大的毅力。没有灵感，你可能登不上顶峰，可是光有灵感，而不实干，不一步一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在这个到处是精英的世界，你不会有有什么进展。

大道理就讲这些。现在讲几点具体意见。首先，去掉当专家的念头。你们将从本书得知，一切的艺术，只有一个目的——即都要对生活的艺术做出贡献。因此一切的艺术，都息息相关，像个发展平衡的大家庭的成员，你懂交响乐的结构，你就可以成为更好的画家。我现在 55 岁了，仍在一个交响乐团里参加演奏，尽我一份力量。这占用了我不少时间。然而，这是仔细领会某种我不熟悉的音乐结构的最实际的办法，而这又帮助我懂得怎样去绘画。

<sup>①</sup> 比尔·蒂尔登 (Bill Tilden, 1893 ~ 1953),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网坛霸主。7 次获得美国全国网球赛冠军, 3 次获得温布尔登赛冠军。由于他在球场上击球威力势不可挡, 个人气质又很独特, 他成为当时光彩照人的网球明星。

<sup>②</sup> 瓦尔特·哈根 (Walter Hagen, 1892 ~ 1969), 美国职业高尔夫球手。他衣着时髦, 生活阔绰。曾 11 次获得国内外锦标赛冠军, 又在世界各地参加 2500 次表演赛。坚持各单位须以上宾之礼接待。在其自传中声称, 不想当百万富翁, 但要过百万富翁的生活。

我有一架版画印刷机已用了多年，是很小的一个，足以满足我简单的需要。我不希望成为专业的铜版画家。我印的画不出售。我用铜版、酸类和各种油墨艰辛地进行创作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到，用其他方法体会不到的古代最成功的版画家进行创作尝试时的甘苦。

对古代绘画大师，进行个人的深入的研究，也要用同样的办法。我并不鼓吹单纯模仿。你在博物馆中往往看到许多人在那里临摹，你不禁要问你自己：“这样浪费精力，有什么用？这些可怜虫还不如去挤牛奶，或做点其他有益的事。”

临摹未尝不可。但这不是我对研究古代画家的主张。临摹只是为了个人消遣和学习。你在临摹丢勒<sup>①</sup>，或在分析埃尔·格列柯<sup>②</sup>一类复杂的画家时，有了心得，你才终于透过这些才能出众的画家的表皮（至少一小会儿），揣摩出他们在使用不称心的材料和不听使唤的手作画时是什么心情。

你可能要对我说，这个你办不得，因为画册昂贵，你买不起。谁叫你买那些书店橱窗中陈列的光彩夺目的华丽画册呢？博物馆免费赠送你的，或你所费无几弄到的目录，以及明信片上印的绘画，不是和名贵的复制品同样有教益吗！

搞音乐也是一样。我们的机械化，已使现代的留声唱片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把你买乱七八糟的钱节省下来（你每天买无用的东西花的钱多得出奇），动手为你自己搞唱片收集吧！听唱片吧！你要爱好音乐，你就必须完全熟悉古代作曲家的每件作品，你要下好棋就必须了解马歇尔和卡帕布兰卡<sup>③</sup>的棋谱。你懂这两个人的棋路，你不见得能成为马歇尔和卡帕布兰卡，但是你的棋总会比过去下得好一些的。

现在再提醒另外一点。如果你已决定以一种艺术作为你的爱好，

① 丢勒 (Albrecht Dürer, 1471 ~ 1528)，德国画家、铜版蚀刻家。

② 埃尔·格列柯 (El Greco, 1541 ~ 1614)，西班牙画家，出生于希腊克里特岛，曾从提香学画。

卡帕布兰卡 (Jose Raul Capablanca, 1888 ~ 1942)，古巴国际象棋大师，1916 ~ 1924 年间未曾输过一局。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不行。你要使你的爱好伴随着你，就像你带着一条心爱的小狗一样。

让我举例说明这一道理。

如果你喜欢绘画，你口袋里可以带一些小纸片。每当身旁无人的时候，就掏出来把你所见的景物画上几笔。你的画不会进博物馆，和贫穷潦倒的伦勃朗<sup>①</sup>在未付款的账单背面上画的速写一起展出，但你的画会使你掌握许多细节，可以使你的观察力比以往更加敏锐。

如果你有机会对多种材料一试身手，你每用一种新材料（比如油画、粉彩、墨水），你就可以掌握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技术。这时，你的心情跟到许多国家去访问一样。不要为费用担心，你不必买那些装满彩虹一样的颜料和五先令一枝画笔的画具箱。你可以充分利用你送给你小儿子的那盒铅笔。这是你给他的圣诞节礼品，他不喜欢，就把它扔掉了（他今年想要的是飞机，明年才要这些铅笔）。你可以使用你在玩具店里廉价买到适合你需要的水彩颜料盒。

如有可能，业余音乐爱好者练习乐器要有规律，跟每天清晨进行身体锻炼一样。只要养成习惯（哪怕每天 15 分钟），这 15 分钟会逐渐增加到几小时。钢琴是人们在乐器中最离不开的东西，因为用它研究管弦乐作品最合适。但钢琴并非世上的惟一乐器。

比如说，你要是个弦乐爱好者，你到旧货店去转转很有意思。你会有一天碰到一件真货。这是万分之一的机会，但比你花钱买马票冒险小得多。因此何乐而不为呢？

看到这里，读者诸君总该明白我的一片用心吧！至于“作战计划”的细节，就不好说了，说了帮助也不大。现在世界上有 20 亿人口<sup>②</sup>，这 20 亿人的口味各有不同。你干什么，怎么干，一切悉听尊便。你想做轮船模型也好，作曲也好，暑假期间去画山景也好，或是设计郊区花园也好，请立即向缪斯女神出身卑微的门徒<sup>③</sup>求教罢。他们是你的良师

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 1606 ~ 1669），荷兰画家。详见本书第 30 章。

② 指 20 世纪 30 年代。

③ 此处泛指艺术界出身卑微的艺术家。

益友。你对艺术的专心和忠诚，将会收到回报。他们会偶尔让你进入他们的私人花园散步，使你在如此优美、如此完善的一个世界中，大饱眼福。顷刻之间，你这个艺术上得天独厚的人，会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你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因而得到补偿。

房 龙

# 第一章

## 绪 论



论艺术家的本性 论判断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  
的困难 兼论其他永远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艺术有普遍性”。

关于这一点，大家恐怕意见一致，不必再去争论。但是一谈起“艺术有普遍性”，就会有一种危险，会被人误认为，艺术（音乐、绘画、雕塑、舞蹈）是一种普遍性的语言，通行于世界，为各地人所理解。

当然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楼上写字台前听巴赫<sup>①</sup>的 G 小

<sup>①</sup>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 ~ 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师。详见本书第 42 章。

调赋格，宛如音乐中的绝响，而可怜的内子，在楼下听之，有如噪音，让人心烦。待一会儿，她将誊清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因此她要避之惟恐不远。

弗朗士·哈尔斯<sup>①</sup>或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可以让我惊叹不已（想不到平凡血肉之躯，单凭几种颜色，一些油料，一张帆布，一枝破笔，竟能表现出那么多东西）。可是，同一幅画在另一个人的眼中，不过是一片灰茫茫的颜料堆砌。

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叔买了一幅文森特·梵高<sup>②</sup>所作的小张速写。由于梵高不幸被当时社会认定是坏分子，这件事竟在左邻右舍引起轩然大波。去年冬天<sup>③</sup>梵高的几幅作品向美国公众展出，群众一下子冲进博物馆，纽约市不得不叫来警察维持秩序。

西方花费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才懂得，原来中国绘画同西方绘画一样好，一样趣味隽永，如果不是远远超过西洋画的话。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常使他的莱比锡的主人摇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埋怨莫扎特<sup>④</sup>先生的音乐中音符太多。理查德·瓦格纳<sup>⑤</sup>的名曲曾经被轰下舞台。阿拉伯或中国音乐，阿拉伯人和中国听众听得心花怒放，而在我听起来，好像猫在邻居花园拼命厮咬。

因此，所说艺术有普遍性是指艺术没有国界，不受时间的限制。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就像人生来就有眼，有耳，就知道饥渴。有澳大利亚最荒凉的地方，最原始的人不知道盖房子住，做衣服穿，其智力有如和他的孤独做伴的动物，但他们也有他们的艺术。我们碰到不知宗教为何物的土著部落，但据我所知，却从来没有发现一个民族（不论他们离文明中心有多远），完全没有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有普遍性。既然是这样，我的第一章从欧洲

哈尔斯 (Frans Hals, 1581 ~ 1666), 荷兰画家。详见本书第 30 章。

② 梵高 (Vincent van Gogh, 1853 ~ 1890), 荷兰画家。他同情劳苦大众，屡遭社会上层的排斥和打击。详见本书第 45 章。

③ 指 1936 年。

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 ~ 1791), 奥地利作曲家。详见本书第 42 章。

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 ~ 1883), 德国作曲家。详见本书第 54 章。

开始，还是从中国开始，从毛利人<sup>①</sup>开始，还是从爱斯基摩人开始，全无关系。说到这里，我倒愿意给大家讲个故事。此故事见于中国典籍中，或者说是见于我借重的一本中国古籍的译文中。因为对不起，几亿人使用的中文，我一窍不通，我现已年老，不能学会中文了。故事的梗概如下：

“在劳公<sup>②</sup>弥留之际，召见他的门徒，以便在他登程去那有去无回的下世时能再见一面，向他们祝福。

“门徒们都来了，在老画家的工作室里和老师会面。老画家和平时一样，坐在画案前，身体非常之羸弱，已拿不动笔。门徒请他回到卧榻之上休息。但是，他摇摇头说，‘这些颜料，伴随我多年，我同它们形同手足。因此在我离开人世时，这些东西最好能和我在一起。’

“门徒们跪了下来，等着老师继续说下去。许多人悲痛得不禁失声大哭。劳公看着门徒，大感惊异，说，‘怎么回事？我的孩子。我是叫你们来赴宴的呀！我邀请你们来参加人生最后的历程，每个人都要走完他个人的历程！你们可倒哭起来了，你们应该大笑。’

“老师对门徒们微笑，门徒们立时用长长的丝质袖子的袖口，擦干眼泪。其中一个人，说了下面一席话：

“‘老师，’他说，‘敬爱的老师 请原谅我们的脆弱 每当我们想起您苦命的一生，心中便难受。您无夫人为您哭丧，又无子嗣为您送葬，向诸神奉献牺牲。您这一生，从早到晚，都在苦干，活活像个奴隶。但是，在卑鄙污浊的市尘的那些多财善贾的人，没干什么正事，却日进斗金，而您什么都捞不着。您是用双手向人类做出奉献，人类心安理得地收下您的奉献就算完事。对您的遭遇，毫不关心。我们要问您，这难道公平吗？老天爷对您有一点儿恩情吗？您去世后，我们这些人还要继承您的事业，接着干。我们再问您一个问题，您做出这样重大的

毛利人( Maoris), 新西兰土著居民。

② 劳公( Lao - Kung) 出处待查。

牺牲值得吗？

“老人慢悠悠地抬起头。他的脸上浮现一个锐不可当的征服者取得重大胜利的神色，他回答说，‘不但公平，我所得到的报酬大大超过我的期望。你们说得对，我是无亲无故。我活了一百年，常常挨饿。如果没有朋友的接济，我没处住，没衣穿。为了事业，我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我如果诡计多端，贪婪成性，敛钱是不成问题的。但我对钱财很淡泊。我听从内心的召唤，独自走自己的路，并达到我们之间任何人都期望达到的最高目的。’

“这时门徒中最老的，也就是最先讲话的那个人，又说话了，但是这次说话，时辍时续。

“‘老师，’他压低了声音，‘敬爱的老师 作为临别赠言 请您说说，在人的一生中，什么是人想达到的最高目的？’

“这时劳公从座位站起来，眼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光，他蹒跚地走到屋子里的一张画前。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张画。是他画出来的一片草叶，是他用他那枝大笔一挥而就的。那片草叶，活生生，仿佛会呼吸。那不是普通的一片草叶，在它里面，包含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世界上每一片草叶的精灵。

“‘这就是，’老人说，‘我的答案。我已达到与诸神平等的地位 我已跨入永恒的境界。’

“于是 他向门徒们祝福 他们把他放回卧榻 他就死了。”

这个小故事发人深省。我本该在此打住，结束本章，下文怎么讲，请你们运用你们的想像力吧。可是这位中国老者，话中有许多含义，我们不得不再谈谈。但我不想多费笔墨，因为这样的讨论，一展开就不得了，使我们大有退回中世纪之势。中世纪的时候，几个学者为争论到底有几个天使能站在针尖上，可以长年争论不休。

按劳公的看法，真正的艺术家是能够跨入永恒的境界的人，也许对这一题目还有别的答案。不过我有我的看法。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坚决不同意。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我认为自从古希腊人以来，这种想法就已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占了上风。

如果我处于劳公的地位，我恐怕只能这样回答。

人类即使在他们最了不起的时刻，比起自然界，也是弱小的，能力有限的。自然界与人类接触是通过万物，人类则以对万物做出反应来表白自己。这种反映——这种表白——就是所谓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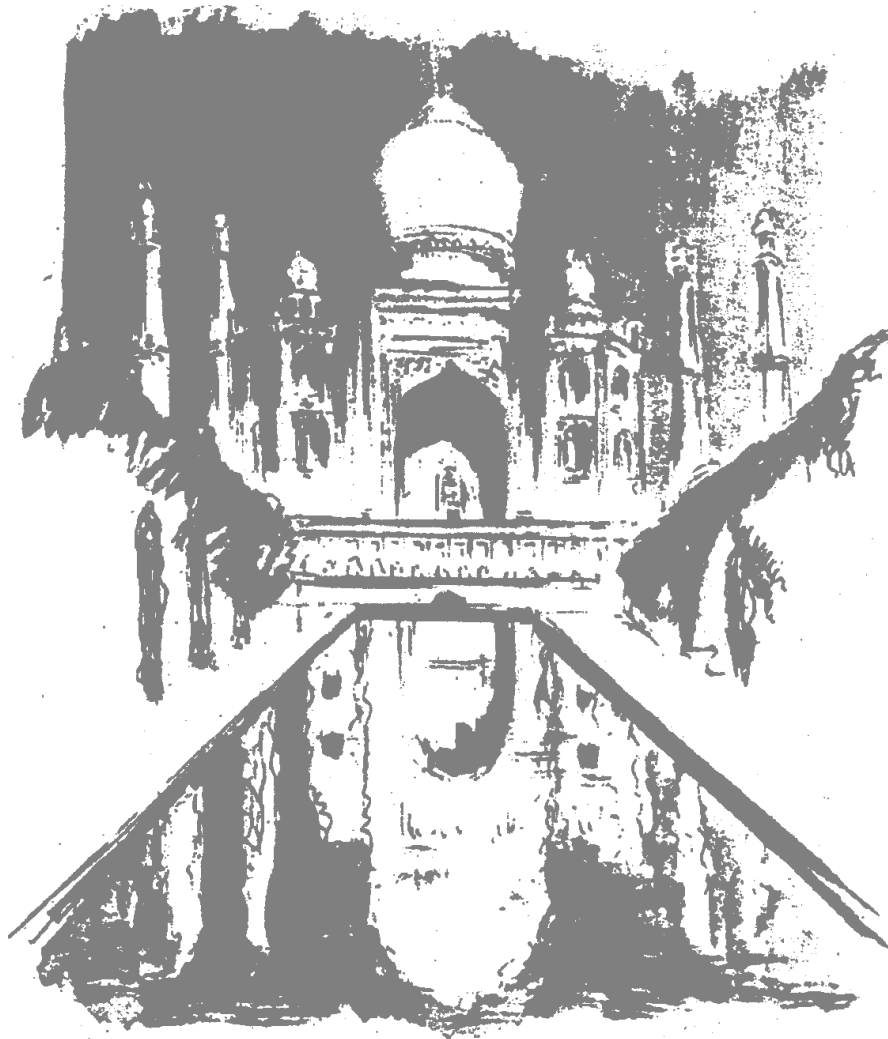


（太平洋复活岛）神秘的艺术，制作者民族名称不详。

为了阐明我的观点，可以换个说法。你进入深山，这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朵朵白云如絮，枞树丛中，清风习习，唱出不平常的小调，周围的一切，生机勃勃。在这种不可言喻的大自然美景中，你会感到渺小，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你是约瑟夫·海顿<sup>①</sup>，你懂得用音乐表达你内心的感受，你回家后就创造出以“上天有灵”开始的圣乐。乐曲一作完，如果你是

<sup>①</sup> 海顿（Joseph Haydn, 1732 ~ 1809）奥地利作曲家。详见本书第 42 章。



（印度）泰姬陵无疑是出自人的智慧的最美的建筑物之一……

和这位伟大的奥地利人一样淳朴的人，你会双膝跪下，感谢上苍，使你有这种激动的机会。

在你的赞美诗唱遍了全世界，你成了全世界公认的伟大的艺术家之后，你可以退到你屋子里的一个角落说：“亲爱的主啊，您看，这可能不像那天我在野外所见的一切，但这是我受您的感召而做出的反应。因此，亲爱的主啊，我也不是绝对不行的。我做的虽然不太有把握，不太完善，然而我毕竟也是个造物主！当然，我不能和您相比，您可以创造万物。但是，我是尽了我的绵薄之力的——不管怎样，我的作品搞



但是，如果你不抱成见走向（纽约）布鲁克林桥，你会发现，它像（印度）泰姬陵一样瑰丽，甚至气势更为雄伟。

出来了 您要问的话 我告诉您 它相当好！”

我不会由于我的职业上的偏见，就硬说这对一切都适用，甚至对那些根本不会用任何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人也不例外。中世纪的人，他们的知识没有我们的多，但他们懂得许多我们不懂的东西——他们的一个寓言，表明他们深明此理。那是讲两个悔罪的人的故事。这两个人走到圣母像前求她保佑，但他们又都知道，他们对她的各种祝福，无以报答。

两人中有一个是音乐家，他除了一把小提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他奏了一支他最喜欢的曲子。看哪，他要求的祝福得到了满足。轮到鞋匠向圣母要求祝福，他觉得他恐怕不会得到祝福，因为他只能为圣

母做一双小巧玲珑的便鞋，让她跳舞。据说，天使们什么时候高兴，就要在天上跳舞，圣母有时也参加这种活动。“但是，”鞋匠明白，“一双新鞋怎能比得上刚刚听到的音乐？”



鼓，常见于南海诸岛，是最早的乐器。

虽然如此，他还是为她做了一双最漂亮的鞋子。看啊！他也得到了圣母的祝福。因为他做的那双金色的鞋子，正是他表示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所以问题不在于他做得好不好，而在于他的一片苦心。

提起这个中世纪的小故事，有件事我总感到奇怪——这是我一直纳闷的事情之一。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今世界一定坚持严格划分艺术与工艺的界线。当初，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这种界线并不存在。谁也说不清，艺术家和手艺人，到底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艺术家（如果人们是这样称呼他的话）不过是个手艺特别高超的手艺人，一个石匠行会里的会雕刻大理石石像的石匠罢了。而如今可不然，艺术家住在马路这一边，手艺人又住在马路那一边。两者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本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当年我年轻时，一些自认为深明事理的人还在推崇荒谬的“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口号。这是 30 年前<sup>①</sup>的事了，从那时以后，我很高兴，人们懂的事多了些。今天人们明白，设计老布鲁克林桥的人，以其个人所长，与画沙特尔<sup>②</sup>大教堂设计图的那位佚名石匠都是同样伟大的艺术家。而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从阿斯泰尔<sup>③</sup>完美的舞蹈得到的真正乐趣，与从《名歌手》<sup>④</sup>的最后一幕的五重奏中得到的真正的乐趣，毫无二致。

我这种说法，可以引起种种毫无意义的讨论，因此我必须讲清，我不是向大家建议，我们只要有了阿斯泰尔先生的舞蹈，今后就可以不要《名歌手》五重奏了，绝无此意。我知道，踢踏舞与歌唱或绘画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哪个好，哪个劣，我有个极其简单的分辨的办法。我问我自己：“这个人，是想告诉我他的什么内心感受呢？”还有，“他是否在争取我了解他想告诉我的一切方面做到了家呢？”我以要求完善，作为衡量一切我要考察的事物的标准，我对此已训练有素，我的理解力很强，欣赏能力也很强。

许多年前，我想了解宇宙到底有多大，但苦于没有望远镜。一架

① 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② 沙特尔，法国巴黎西南小镇，其哥特式教堂（1194 ~ 1240）内的石雕和染色玻璃窗，光彩夺目。

③ 阿斯泰尔（Fred Astaire, 1899 ~ 1987），美国舞台和电影舞蹈家。以跳优雅、多样的踢踏舞著名。

④ 《名歌手》，瓦格纳所作三幕歌剧，全名《纽伦堡名歌手》。又译作《歌唱大师》或《工匠歌手》。

望远镜，价格约在百镑。我不愿意在一件个人爱好上，花那么多钱。因此，在我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外的宇宙，我从来是不清楚的。但是，有一天我忽然碰上了一架，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身带在口袋里的小显微镜。这使我熟悉了我们周围的微生物世界。对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物，平时我们是注意不到的。

当然，我不是说牧夫座和银河比不上刚刚从这张纸上爬过去的蜘蛛和屋外古老的石墙上长的青苔重要。但是两者重要性的差别在于体积而不在于程度。善于描写昆虫的法布尔<sup>①</sup>老先生，同善于玩弄星球和光年把 100 万年、1 亿年不当成一回事的金斯<sup>②</sup>都是同等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写的书给好奇而聪明的读者以同样的喜悦。

为了让你们充分了解我的观点，我给大家再举一例。我访问过一些城市，那里的人谈到本地博物馆和管弦乐团，可以喋喋不休。他们的博物馆珍藏着意大利和 18 世纪英国的绘画，他们的乐团，海菲茨<sup>③</sup>曾担任过独奏家。但是，我发现这些人的居住条件很糟糕，通往办公地点的道路也简陋不堪。除了每天开放一会儿的博物馆和每周演奏一次，一次仅仅几小时的乐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眼里看不到悦目的东西，耳里听不到悦耳的声音。

我那时本不应该和这些朋友争论，逼他们承认错误。但是由于我年轻，涉世未深，我想说服这些要求不高的老实市民，在自己家里客厅和餐厅的墙上挂上两三张精美绘画的复制品，比起藏在博物馆一个角落里十几张柯勒乔<sup>④</sup>和雷诺兹<sup>⑤</sup>的原作还能拯救他们的艺术灵魂。同样，对一般人的未来来说（至少音乐是如此），每周每天都让自己的孩子听优雅的音乐唱片，比起把孩子拖出去听一次管弦乐演奏强得

法布尔 (Jean Henri Fabre, 1823 ~ 1915)，法国昆虫学家。

② 金斯 (James Hopwood Jeans, 1877 ~ 1946) 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在天文理论上有创新。

③ 海菲茨 (Jascha Heifetz, 1901 ~ 1987)，生于俄国的美国小提琴家，被公认为尼果洛·帕格尼尼以后的最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

柯勒乔 (Antonio Allegri da Correggio, 1494 ~ 1534)，意大利画家。

⑤ 雷诺兹 (Joshua Reynolds, 1723 ~ 1792) 英国画家。

多。因为那样做对孩子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是去过个极其无聊的晚上，是硬逼着人不听无线电广播。庸俗和多愁善感的电台广播反而令人快活。

我和人家的争论是没有结果的。有五六个人心悦诚服地表示赞同，这些人与我看法从来一致，所以用不着表扬。至于另外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好管闲事的人，刚得到点新教育思想（可能是从莫斯科进口的吧）就加以宣传，以示独具只眼，并借以炫耀自己。

好了 就此打住吧 因为一旦讨论起“什么是艺术”就不知道讨论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来结束讨论。但是，在艺术的领域中，我还想阐明我的一些信念和偏见。这样就可以使我在我们打牌之前，把我手中的牌都亮在桌子上，让大家都看清。

首先要讲的是，艺术对社会的价值问题。假如我向古希腊人或中世纪的法国人提这个问题，他可能不知我何所云。我如果问一位现代人，是否他认为在居民小区里对讲健康、讲卫生有必要，他会感到这个问题有点儿怪。因为人们对健康和卫生的重视已不在话下，那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3、14 世纪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由于被人郑重地问到，他是否愿意在他周围见到美的东西，会同样大摇其头，感到迷惑不解。当年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了装饰他们心爱的大教堂屋顶的某一部分，那是谁也看不到的很小的地方，不惜花上几年工夫。但他们却对生活中的不舒适，闻到的臭味毫不介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态度，和我们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人不怕受丑恶和庸俗的东西及嘈杂的噪音包围所持态度是一样的。

人们的观点，影响人们对一些事物的反应。我这个人非常讨厌广告，我常常抨击这些大杀风景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我向有 3000 位老师参加的一次大会上作报告时，曾提到这类事。我自认为，“这些男女老师的任务，既然是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有才智的公民，他们肯定能够理解培养孩子懂得美感和和谐的必要性，以及清除这些要不得的招牌的必要性。”

但是似乎没有人能够听懂我讲的道理。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些